



毛詩禮徵卷第四

封建

總叙通典昔黃帝旁行天下分達萬國至于唐虞別爲五等曰公侯伯子男則虞書所謂輯五瑞修五玉是也夏與唐虞同殷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於諸侯周制封王者後凡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



榮述



里男百里凡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人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春官

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謂列國之

士于子男為大夫王之下再命受服謂受元冕之

士亦一命受職理職事也夫再命於子男為卿卿大夫自元冕以下三命受

如孤之服王之中士亦再命則爵弁服也位謂列國之卿始有列位于王四命受器謂公之

有祭器者禮運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五命賜則

聲樂皆具非禮也王之下大夫亦四命出封加一等則者地未成國之名王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

五命賜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也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也五命六命賜官王六命之卿賜官者

中大夫出為子男六命賜官使得自置臣理家邑

如諸侯也六命七命賜國王之卿六命出八命作

上大大夫即卿也諸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九命作伯上公

牧諸侯出為一州之牧入為三公九命作伯有功

德者加命為二伯得王制云制三公一命衮若有

征五侯九伯者也加則賜也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大國之君不

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

夫一命春秋左氏傳說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以

命珪公羊傳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加魯以衮龍

之服傳曰錫者賜也命者加我服也又諸侯有功

之服傳曰錫者賜也命者加我服也又諸侯有功

加之九錫。一曰衣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與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賁之士。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

生民。卽有郟家室。傳堯見天因郟而生。后稷故國。后稷于郟。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箋堯改封于郟。

正義云鄭以姜嫄之夫先爲二王之後。是先有國。故言改封。稷成功在堯。郟必堯封。周本紀云禹封于郟。號曰后稷。其言不可信也。

長發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傳元王

契也。箋元王廣大其政。始堯封之商爲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爲大國。皆能達其教令。

正義云中候握河紀說堯云斯封稷契臯陶。賜姓號是堯封之也。考河命說舜之事云。褒賜羣臣。賞爵有功。稷契臯陶。益土地。是舜益地爲大國也。自殷以上。大國百里。握河紀注云。稷契公也。公卽周禮三公。八命。其出封加一等。然則堯封契已應百里。而舜又益之者。以有大功。特加褒賜。如周賜魯衛之屬。

右唐虞時

那我有嘉客。

按此卽殷封二代後之明証也。尚書稱丹朱

為虞賓。周頌謂微子為有客。此云嘉客一也。史本紀云湯封夏之後。左傳史趙對晉侯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注云蓋殷之興存舜之後而遂封。

元鳥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後。奄有九有。傳正長域有也。九有九州也。

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注云此大界。

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為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法也。王制又云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注云畿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為有致仕者。副之。為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為有致仕者。副之。為十二。又三。為三。孤之田六。亦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亦十七。亦為有致仕者。副之。為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王制又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春秋傳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中國而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于塗山。有方百里者七十。里。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已。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為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

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為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

按天子所居千里之地，殷周同名曰畿。夏謂之縣，王制言殷法而亦曰天子之縣者，因夏舊名名之也。千里之邑號曰商邑，周曰京師。白虎通曰：京大也，師衆也。天子所居，故以大衆名之。明什倍諸侯，法日月之經千里。

右夏商時

文王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箋：其子孫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皆百世。凡周之士，謂其臣有光明之德，亦得世世在位，重其祿也。

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樂記云：投殷之後于宋。注云：時武王封紂子武庚于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大而封之。

韓奕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傳：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

按左傳云：昔周公弔二叔之不成，故封建親

威以蕃屏周。下云邗晉應韓武之穆也。似韓
為周公時攝政所封。據疏自武王克商以後
至成康之世皆未可知耳。
烈文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
其皇之傳。封大也。靡累也。崇立也。戎大皇美也。
箋
崇厚也。皇君也。無大累于汝國。謂諸侯治國無罪
惡也。王其厚之。增其爵土也。念此大功。勤事不廢
謂卿大夫能守其職。得繼世在位。以其次序。其君
之者。謂有大功。王則出而封之。

賚序。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箋
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

正義云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
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古文尚書
武成篇說武王克殷而反祀于宗廟列爵惟五
分土惟三大賚于四海而萬民悅服皆是武王
大封之事此言大封于廟樂記未至廟而已封
三恪二代者言其急于先代之意必至廟受策
乃成封耳皇甫謐曰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
卯祀于周廟將帥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
弟之國十五人同
姓之國四十人

闕宮。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
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箋謂封以方七百里欲其疆於衆國王制曰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附庸則不得專臣也。

正義云洛誥說周公攝政七年十有二月歸政其經云歲文王辟牛一武王辟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注謂將封伯禽則成王卽政之元年正月朔日封伯禽也魯爲侯封受上公之地可爲五百里耳明堂位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是于五百里之上又復加之附庸故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上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並五百里加魯以四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于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

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周公有嘗邑所由未聞也六國時有孟嘗君食邑于薛。

正義云諸侯有大德受采地于京師爲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魯以周公之故成王賜之許田春秋之時魯不朝周邑無所用而許田近于鄭國鄭有祊田地勢之便而與鄭易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此魯朝宿之邑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繫之許近許也。

王制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于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

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于王室。京都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慎謹案。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干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是許慎不從公羊說。鄭無所駁。當從許說。

右武周成王時

十月之交。作都于向。擇三有事。箋禮畿內諸侯二卿。

右厲王時

崧高序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

侯。褒賞申伯焉。

正義云。封立謂之建。賞勞謂之親。褒賞者。賜賚之名。此申伯舊國已絕。今改而大之。据其新往謝邑。是為初建。論其舊有國土。亦為褒崇也。

豐。豐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烝民。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漢書杜欽傳引韓詩傳云。仲山甫異姓之臣。就封于齊。

韓奕。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箋韓侯之先祖。微弱所受之國。

多滅絕。今復舊職，興滅國，繼絕世，故築治是城，濬修是壑，井牧是田，畝收斂是賦，稅使如故常。

江漢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傳九命，錫圭瓚，秬鬯，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箋宣王欲尊賜召虎，故如岐周，使虎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故就之。

按召公封燕，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

守王官厲王時，周召二相行政是也。召穆公其後歟，因有大功德，遂于采地益之土田耳。

右宣王時

終南序，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池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

右幽平時

無衣序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箋天子之使是時使來者

正義云按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于晉至莊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又晉世家云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

右僖王時

瞻彼洛矣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箋君子至止者謂來受爵命者也爵命爲福賞賜爲祿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

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

鞞琫有珌箋此人世子之賢者也既受爵命賞賜而加賜容刀有鞞顯其能制斷

按王制云諸侯世子世國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又無衣傳曰諸侯不命于天子則不成爲君白虎通曰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明爵者天子之所有臣無自爵之義童子當受爵命者使大夫就其國命

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爲禮也以春秋魯成公
幼少與諸侯會不見公見之經不以爲魯耻
明不與童子爲禮也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
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韎韐有奭謂世子
始行也

裳裳者華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
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傳似嗣也箋維我先人有
是二德故先王使之世祿子孫

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疏
云此父死于祿者不在九十三國之數又云大

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注云謂縣內及列
國諸侯爲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避賢也

右世爵祿

定之方中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
室

外傳齊語曰衛人出廬于漕桓公城楚邱以
封之其畜散而無育齊桓公與之繫馬三百

揚之水序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
人將叛而歸沃焉

正義云左傳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
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
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
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

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是封桓叔于沃之事也。

右私封

甘棠序美召伯也。箋召伯姬姓名奭食采於召作

上公為二伯。

旄邱序責衛伯也。箋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

者時為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

九伯侯為牧也。

下泉郇伯勞之。箋郇侯文王之子為州伯。

旱麓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九命然後錫以秬鬯

圭瓚。箋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

賜

正義云孔叢子云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日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

右作伯

附遷國

皇矣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

正義云太王初遷已在岐山故言亦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周書稱文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曰文王徙宅于程蓋謂此也。箋嫌此即是豐故云後竟徙都于豐知此非豐者以此居

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

文王有聲作邑于豐箋作邑者徒都于豐以應天命

築城伊洩作豐伊匹箋方十里曰成洩其溝也廣深各八尺文王受命而猶不自足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

正義云春官典命注云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坊記注云子男之城方五里此二注皆以公城方九里為差則天子之城十二里矣故以十里為小於天子也異義駁云鄭伯之城方五里又以侯伯為五里者鄭兩解故書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

之城七十里之國五里之城五十里之國三里之城注云元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九里則與之同然則大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為近耳或者天子實十二里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是鄭兩解之事也

維豐之垣箋作邑於豐城之既成又垣之立宮室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箋考猶

稽也宅居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武王卜

居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得吉兆武王遂居之

篤公劉箋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夏之始衰見迫

逐遷于豳而有居民之道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

烝民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傳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于臨菑也。

天作天作高山大王荒之箋高山謂岐山也書曰道岍及岐至于荆山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萬物太王自幽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按諸侯遷都天子必使司空正其疆界定其都邑如召伯邑謝仲山甫城東方是也如公劉遷幽太王遷岐皆狄人迫逐之所致王命不行久矣然必先白王者而後行故白虎通云周家五遷其意一也皆欲成其道也時寧先白王者不以諸侯移必先請然後行則人臣之道也。

朝宗覲遇會同

總叙通典唐虞夏氏之時四方諸侯歲一朝殷制
五年一朝周制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
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
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
天子當展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
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邦畿方千里其
外方五百里曰侯服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甸
服二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男服三歲一見又
其外五百里曰采服四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

衛服五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要服六歲一見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代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
到天子之境先謁關人關人報王王使小行人迎
勞于畿又使大夫致積及郊使大行人服皮弁用
璧以勞授之及國天子賜舍使司空致舍將受朝
上公執桓珪九寸纁藉九寸衮冕九章其春夏朝
宗各乘所受上輅建常九旒繁纓九就侯執信珪
伯執躬珪七寸纁藉七寸鷩冕七章建常七旒繁
纓七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纁藉五寸毳

冕五章。建常五旒。繁纓五就。王則服皮弁于路門外。正朝當宁而立。諸侯改服于舍。朝服各執瑞玉。至于朝。公東面。諸侯西面。伯子男從侯而朝。末僮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將受之。諸侯序進入門右。坐奠珪。再拜稽首。僮者謁侯氏。坐取珪。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僮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各還其舍。司几筵設黼展于廟。展前南鄉。設莞席。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天子

服衮。冕。負黼展而立。諸侯禕冕。一一而入。以行。三享。奉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其秋冬覲遇之時。將朝之早。諸侯禕冕。釋幣于禴。皆乘墨車。載龍旂。弧韜。瑞玉有纁。至大門外。上僮自與諸侯相揖而入。至廟門外之舍。王服衮。冕。負斧展而受朝。享之。禮。諸侯入門右。皆奠玉。再拜。王命將受之。諸侯更取玉。升堂致命。王親受之。諸侯降堂。又再拜稽首。僮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然後行。三享玉。王皆

撫之諸侯降堂自授宰如朝宗之法覲遇之時天子不下堂其朝宗覲遇行朝享禮畢諸侯皆右內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僉者謁諸天子天子辭于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改袒還襲遂入門右北面立王乃勞之再拜稽首僉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王遂更延諸侯入而禮之王使宗伯以珪瓚酌鬱鬯裸之禮畢還館諸侯公卿皆就館見之若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皆使公就館致之諸

侯迎於外門外再拜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太史居右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太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拜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其法諸侯既至天子之國必先朝天子於其國內然後爲壇于國外更行朝禮春爲壇於國東夏秋冬各於其方將時會殷同之朝天子乘龍載大旗象日月升龍降龍春拜日於東門之外夏禮日于南門之外秋禮

月與山川邱陵於西門之外冬禮月與四瀆於北門之外加方明于壇上而祭之方明者木也方四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珪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珽以祭之去方明以朝諸侯其朝位授王儉介之儀已具巡狩篇

沔水沔彼流水朝宗于海箋云興者水流而入海小就大也喻諸侯朝天子亦猶是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

馱彼飛隼載飛載止箋云言隼欲飛則飛欲止則

止喻諸侯之驕恣欲朝不朝自由無所懼心也

采菽序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衮及黼傳君子謂諸侯也元衮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箋云賜諸侯以車馬言雖無予之尚以爲薄及與也元衮元衣而畫以卷龍也黼黼黻謂絺衣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王之賜維用有文章者

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屈箋云屈極也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為敬且省禍福也諸侯將朝於王則驂乘乘四馬而往此之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言其尊而王今不尊也苑柳序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韓奕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箋云諸侯秋見天子曰覲韓侯乘長大之

四牡奕奕然以時覲于宣王覲于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也

正義云下云奄受北國則韓侯是北方諸侯而得秋覲王者諸侯之朝天子四方時節其文不明說周禮者賈逵以為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觀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為在東方者朝春在南分者宗夏在西分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是南分者宗夏在西分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大行人二注並言故先儒為此二說鄭于大宗伯分爲四時也韓侯雖是北方諸侯其在北方為西偏蓋于時分之二使當秋覲也箋以經再云入覲故分之為二韓侯入覲為行覲禮入覲于王為行享禮行享而云介圭則圭是為享之物清廟序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正義云此朝諸侯在明堂之上於時之位五等
四夷莫不咸在言率之以祀文王則朝者悉皆
乃一見助祭非主諸侯其實亦有四夷但四夷世
當依服數而至明堂之位得夷夏並在者以其
禮樂初成將頒度量故特使俱至異于常朝也
臣工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箋
云臣謂諸侯也釐理咨謀茹度也諸侯來朝天子
有不純臣之義於其將歸也故於廟中正君臣之
禮勅其諸官卿大夫云敬女在君之事王乃平理
女之成功女有事當來謀之來度之於王之朝無
自專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畚箋云保
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
介之御間莫晚也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諸侯朝
周之春故晚春遣之勅其車右以時事女歸當何
求於民將如新田畚田何急其教農趨時也介甲
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

載見載見辟王箋云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
有客有萋有且敦琢其旅箋云其來威儀萋萋且
且盡心力於其事又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與

之朝王言敦豕者以賢美之故玉言之

烈祖約軼錯衡八鸞鶴鶴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
箋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駕四馬
其鸞鶴鶴然聲和言車服之得其正也以此來朝
升堂獻其國之所有於我受政教至祭祀又溥助
我

正義云按春官中車之職金輅同姓以封則王
子母弟同姓公侯乃得乘金輅耳殷禮雖亡不
應三等之爵皆乘金輅此說諸侯
來助獨言金輅舉其尊者言之耳

元鳥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

百祿是何箋云假至也祁祁衆多也員古文云河
之言何也天下既蒙王之政令皆得其所而來朝
覲貢獻其至祁祁然衆多其所貢於殷大至所云
維言何乎言殷王之受命皆其宜也百祿是何謂
當擔負天之多福

殷武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
王曰商是常箋云氏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享獻
也世獻曰王維女楚國近在荊州之域居中國之
南方而背叛乎成湯之時乃氏羌遠夷之國來獻

來見曰商王是吾常君也。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箋云：多衆也。來辟猶來王也。天命乃令天下衆君諸侯立都于禹所治之功，以歲時來朝觀于我殷王者，勿罪過與之禍，適徒勅以勸民稼穡，非可解倦時。楚不修諸侯之職，此所用告曉楚之義也。

右朝覲宗遇

車攻。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傳

言諸侯來會也。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也。

正義云：大宗伯注云：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服者，王將有征伐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殷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如是，則會同其禮各別，不得並行之矣。且此時王與諸侯會，東都非十二年之事。言同者，以會同對文，則別散則義通。會者，交會同者，者同聚，理既是一，故論語及此連言之。

巧言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箋云：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

之數

正義云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是也

鼓鐘鼓鐘將將淮水湯湯傳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

長發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箋湯既為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執圭搢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繆旒著焉

右會同

附視朝

碩人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傳大夫未退君聽朝于路寢夫人聽內事于正寢大夫退然後罷

雞鳴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傳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

正義云書傳說夫人御于君所之禮云太師奏雞鳴于階下夫人鳴玉佩于房中告去彼言告御之正法有司當以時告君此說夫人相警戒不必待告方起故自聽之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傳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箋君日出而視朝

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憎。傳會會于朝也。卿大夫朝會于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無庶子。子憎。無見惡于夫人。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箋云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為明。故羣臣促遽顛倒衣裳。羣臣之朝。別色始入。

羔裘。羔裘消搖。狐裘以朝。傳羔裘以游。燕。狐裘以適朝。箋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絜衣服。

也。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于政治。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箋云諸侯將朝。宣王以夜未央之時。問夜早晚。美者。美其能自勤以政事。因以箴者。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箋云晨明也。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

聘問

總叙通典周制諸侯遣使聘天子皆以卿爲使大夫爲上介士爲衆介將行朝服釋幣于禰告爲君使然後釋幣于行介及衆介皆從遂受命于朝受聘珪享束帛加璧遂行至天子畿更張壇先謁關人報王使請事遂導以入王使大夫授館遣人致殯將行聘之前皆遣人授舍于文王廟門外行聘之朝釋幣于禰服冕服乘車建壇至大門外下車王服皮弁服受聘受訖王更服服衮冕入廟當展而立賓入次改服禪冕而入士介皆從賓後入行

享于廟亦升堂進玉王前撫之亦行三享王禮之出廟門更行私覲之見王出至大門內使問其君及勞聘賓還館主人致饗餼明日發幣于公卿然後受享受燕而還王亦使送出境若諸侯相聘之制則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勵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珪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勵以輕財重禮則人皆讓矣

下泉四國有王。郇伯勞之。傳。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箋云。有王。謂朝聘于天子也。郇侯。文王之子。為州伯。有治諸侯之功。

四牡。四牡駢駢。周道倭遲。傳。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

皇皇者華。序。君遣使臣也。

按小大雅譜正義云。皇皇者華。君遣使臣。是聘問鄰國也。

縣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箋云。小聘曰問。柞。櫟也。棫。白桤也。文王見太王立冢土。有用大衆之義。故不絕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今以柞棫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聘問其行道士衆。兌然不有征伐之意。

正義云。定四年左傳云。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臣之出聘。止應將旅而已。而云師從。以其下說。混夷畏之。則非徒一旅之衆。混夷是周之敵。讐文王使臣過其旁。而聘問遠國。明其不敢輕行。故師旅並言之。

饗食燕禮

總叙通典周制諸侯入朝王使小行人迎勞于畿及郊大行人勞視館將幣爲承而饋掌客致禮上公五積殮五牢牽五牢朝訖則致饗餼九牢侯伯四積殮五牢牽四牢饗餼七牢子男三積殮三牢牽三牢饗餼五牢殷膳皆太牢以及歸上公三食三饗三燕侯伯再食再饗再燕子男一食一饗一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爲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

按天子饗食燕禮皆亡儀禮燕禮言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禮公食大夫禮言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通典未詳其節次今約舉之于左

燕禮小臣戒與者膳宰具官饌于寢東司宮筵賓于戶西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公升卽位于席小臣納卿大夫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射人命賓賓出小臣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射人納賓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

升就席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賓右北面
至再拜賓答再拜主人宰夫也主人降洗升酌膳筵前
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膳宰薦脯醢賓
升筵膳宰設折俎賓以虛爵降洗升酌膳酢主人
于西階上主人盥洗象觚升實之東北面獻于公
士薦醢醢膳宰設折俎主人更爵洗升酌膳以降
酢于阼階下卒爵奠爵于篚升媵觚于賓酌散遂
飲降洗酌膳酬賓賓奠于薦東小臣請媵爵者下
大夫二人媵爵升酌散遂飲媵爵者洗象觶升實

之坐奠于薦南公坐取所媵觶與以酬賓賓降小
臣辭升成拜公立卒觶賓下拜辭升再拜稽首賓
進受虛爵酌膳以旅酬于西階上大夫辯受酬主
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升就席小臣又請媵
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洗象觶實之奠于薦南公
又行一爵若公若長唯公所酬以旅于西階上主
人辯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皆升就席小臣納工
升歌卒歌主人獻工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
于西階上笙入間歌射人爲司正安賓主人洗升

獻士于西階上。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賓媵觚于公，公取所媵。觶唯公所賜，降更爵洗，升酌膳，乃就席坐行之。唯受于公者拜。司正命執爵者，爵辨，卒受者興以酬士。士旅于西階上，辯無算爵，賓醉，取其薦脯以降。卿大夫皆出，公不送。公食大夫禮，使大夫戒，各以其爵，賓出拜辱，遂從之。設洗如饗。必如饗者，先饗後食，如其近者也。饗禮亡燕禮，則設洗于阼階東南。宰夫設筵，加席几，無尊飲酒。

漿飲俟于東房。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公迎賓于大門內，賓入門左，公揖入。及廟門，公揖入，公升二等。賓升，公當楣北鄉，至再拜。賓降，公辭，命之成拜。階上再拜稽首。士舉鼎陳于碑南，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載者西面，魚腊飪。大夫既七，逆退。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士設俎于豆南，西上。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太羹涪不和，實于鐙。宰右執鐙，左執蓋，授公以蓋降。公設之于醬西。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東上。

飲酒實于觶。加于豐。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于豆東。食有酒者。優賓也。設于豆東。不舉也。公再拜揖食。賓降拜辭。升

再拜稽首。賓升席。祭韭菹黍稷肺。又祭鉶。祭酒。宰夫授公飯。梁。公設于涪西。宰夫膳稻于梁西。士羞庶羞。皆有大小。差進也。庶衆也。進衆珍味。進可者也。大以肥美者。特爲饗。所以祭也。升

設于稻南。簋西。贊者告備于公。贊升賓。賓坐席末。祭梁稻。辯取庶羞之大。授賓祭之。賓左擁篲。梁右執涪以降。公辭。賓反奠于其所。降辭。公許。賓升。公揖退于箱。賓三飯。以涪醬。宰夫執觶漿飲。與其

豐以進。賓坐祭。遂飲奠于豐上。飲漱也。公受宰夫束

帛以侑。西鄉立。賓降辭幣。升聽命。降拜。公辭。升再

拜稽首。受幣。執庭實以出。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

皮。賓入門左。北面再拜稽首。公辭。升再拜稽首。公

揖退于廂。賓卒食。會飯三飲。取梁與醬以降。東面

再拜稽首。公降再拜。介逆出。賓出。公送于大門內。

再拜。賓不顧。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魚腊不

與。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

首。

卷耳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箋云我我君也臣出使功成而反君且當設饗燕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我則以是不復長憂思也

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箋觥罰爵也饗燕所以有之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酬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為樂

正義云知饗有觥者七月云朋酒斯饗稱彼兕觥成十四年左傳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引詩云兕觥其觶旨酒思柔故知饗有觥也饗以訓恭儉不應醉而用觥者饗禮之初示敬故酒清而不敢飲肉乾而不敢食其末亦如燕法鄉飲酒大夫之饗禮亦有旅酬無算爵則饗末亦有

旅酬恐其失禮故用觥也知燕亦有觥者昭元年左傳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舉兕觥是燕有兕觥也鄉飲酒禮無觥者說行禮不言其有過之事故也

七月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

壽無疆箋云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

君閒于政事而饗羣臣於饗而正齒位故因時而誓焉飲酒既樂欲大壽無竟是謂豳頌

正義云月令孟冬云是月也大飲丞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于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于燕其禮亡丞謂折牲體升為俎引此詩十月滌場以下云是豳頌大飲之詩是鄭以天子諸侯自有大饗羣臣之禮故不為鄉飲酒也言別于燕禮燕禮小于大飲燕禮

上設六尊此言朋酒者設尊之法每兩尊並設故云朋耳非謂國君大飲唯兩尊也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公尊瓦大士尊兩圓壺是尊皆兩兩對設之也按燕禮記云其牲狗此大飲大于燕禮故用羊也

伐柯我覯之子籩豆有踐箋云王欲迎周公當以饗燕之饌行至則歡樂以說之

彤弓序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鐘鼓既設一朝饗之箋云大飲賓曰饗一朝猶早

朝

正義云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其禮盛也言一朝者言王殷勤于賓

早朝而即行禮故云一朝猶早朝以燕或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故以朝言之昭元年左傳云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也

鐘鼓既設一朝右之箋云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于薦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

鐘鼓既設一朝疇之箋云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疇疇猶厚也勸也

吉日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傳饗醴天子之飲酒也

箋云御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賓客謂諸侯也酌醴酌而飲羣臣以為俎實也

采菽采菽采菽筐之筥之箋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為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牛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

膾沸檻泉言采其芹箋云言我也芹菜也可以為菹亦所用待君子也

公劉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踰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箋厚乎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落之羣臣則相使

為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公劉既登堂負辰而立羣臣適其牧羣搏豕于牢中以為飲酒之殺酌酒以匏為爵言忠敬也宗尊也公劉雖去邠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邠也

正義云饗禮當烹太牢以飲賓此唯用豕者公劉新至幽地殺禮也

右饗禮

權輿於我乎每食四簋傳四簋黍稷稻粱

正義云案公食大夫禮云宰夫設黍稷六簋又云宰夫授公梁公設之宰夫膳稻于梁西注云膳猶進也進稻梁者以簋此云四簋黍稷稻粱者以詩言每食四簋稱君禮食大具則宜每器

一物不應以黍稷二物分爲四簋以公食大夫禮有稻有粱知此四簋之內兼有稻粱公食大夫之禮是主國之君與聘客禮食備設器物故稻粱在簋公食大夫黍稷六簋猶有稻粱此唯四簋者亦燕食差于禮食也

角弓如食宜餽如酌孔取箋云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者則當孔取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焉王有族食族燕之禮

正義云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人燕則以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族食世降一等大傳云綴之以食而弗殊是王有族食族燕之禮也

右食禮

女曰雞鳴將翱將翔弋鳧與雁箋云弋繳射也言無事則往弋射鳧雁以待賓客爲燕具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箋云言我也子謂賓客也所弋之鳧雁我以為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也

正義云曲禮云凡進食之禮右肴左載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蔥藟處末酒漿處右注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倣公食大夫禮云又案公食大夫禮皆無用鳧雁之文此得用鳧雁者公食大夫目是食禮此則飲酒彼以正禮而食此以相好私燕其饌不得同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箋云贈送也我若知子之必來我則豫儲雜佩去則以送子也與異國賓客燕時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厚意其若有之固將行之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君之歡

鹿鳴序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箋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

正義云此飲謂饗也郊特牲云飲養陽氣故饗禘有樂是饗有飲其幣所用公食大夫用束帛

以侑其酬幣則無文聘禮注云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所用未聞禮幣用束帛乘馬亦不是過謂聘享止用束帛乘馬侑幣又用束帛故云亦不是過言諸侯于大夫酬幣不過是也其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仍不必用束帛乘馬故聘禮注又引禮器云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謂饗時酬賓以琥璜將幣耳小行人合六幣琥以繡璜以黼則天子酬諸侯以黼繡而琥璜將之既天子饗諸侯之酬幣與諸侯異則食禮天子侑諸侯其幣不必束帛無文以言之燕禮亦當有幣但今燕禮唯有好貨無幣故文不顯言之又云言既飲食之則饗食並有獨言燕羣臣者以食禮無酒樂饗禮訓恭儉非於臣子忻樂之義經言式燕以敖和樂且耽此詩主于忻樂故叙以燕目之而後兼言饗食也

常棣序燕兄弟也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傳饋陳。飫私也不脫履升堂。謂之飫。九族會曰和孺。屬也。王與親戚燕。則尚毛。箋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于堂。則有飫禮焉。聽朝爲公。九族從已。上至高祖下。至元孫之親也。屬者以昭穆爲次序。

正義云周語有王公立飫。又曰立成禮烝而已。飫大于燕。此詩飫燕雜陳。此章之中兼燕禮矣。

妻子好合。如鼓琴瑟。箋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于房中。

正義云同姓大夫之婦名爲宗婦。同姓之女名爲內宗。

伐木序燕朋友故舊也。

伐木許許。醴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灑掃。陳饋八簋。傳許許柝。貌以筐曰醴。以藪曰湑。藇美貌。羜未成羊也。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粲鮮明貌。圓曰簋。天子八簋。箋有酒有羜。今以召族人飲酒。粲然已灑擗矣。陳其黍稷矣。謂爲食禮。

正義云此有酒有羜。召族人飲之。蓋是燕禮。非饗也。聘禮注云饗謂烹太牢以飲賓也。今此唯

肥矜而已是非饗禮明矣。今燕禮者是諸侯燕其羣臣及賓客之禮。禮記云其牲狗不用羊豕。此云有肥矜者。天子之禮異于諸侯也。掌客職五等諸侯。簋皆十二。又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簋。此天子云八簋者。据待族人設食之禮。其掌客所云。謂殮饗餼之大禮。公食大夫。是諸侯食大夫之禮。若曰食特牲者。二簋。少牢者四簋。故玉藻云。少牢五俎。四簋。然則太牢者六簋。上肥矜。釃酒謂燕禮。此是食禮。互陳之也。知是食禮者。燕禮主于飲酒。無飯食。則此簋盛黍稷。是食禮可知。燕言諸父。食言諸舅。互文以相通也。推此明以兼有饗矣。但文不見饗耳。

南有嘉魚。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箋云。君子斥時在位者也。式用也。用酒與賢者燕飲而樂也。

蓼蕭。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

兮。箋云。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于天子也。我心寫者。舒其情意。無留恨也。天子與之燕而笑語。則遠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

既見君子。偉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箋云。此說天子之車飾者。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是以云然攸所也。

正義云。王唯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耳。其朝宗當迎之。故大行人說車迎之法。賓主步數。彼六服諸侯。尚有車迎。則四夷之君。車迎可知。又鄭注。下曲禮以春夏受贄于朝。受享于廟。以生氣。

文也。秋冬一受之于廟。殺氣質也。鄭又以觀禮不出迎諸侯。則冬遇亦不迎。然則秋冬燕見亦無出迎之法也。

湛露序。天子燕諸侯也。箋。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厭厭安也。夜飲燕私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濼宗也。箋。云興者露之在物。湛湛然使物柯葉低垂。喻諸侯受燕爵。其義有似醉之貌。諸侯旅酬之則猶然。唯天子賜爵。

則貌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晞也。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爾族人猶羣臣也。其醉不出。不醉而出。猶諸侯之義也。飲酒至夜。猶云不醉無歸。此天子於諸侯之義。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傳。夜飲必於宗室。箋。云豐草喻同姓諸侯也。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桓公

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于是止。此之謂不成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箋云：杞也。棘也。異類喻庶姓諸侯也。令善也。無不善其德。言飲酒不至于醉。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箋云：桐也。椅也。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也。其實離離，喻其薦俎禮物多于諸侯也。飲酒不至于醉，徒善其威儀而已，謂陔節也。

正義云：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夏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故据燕禮以况之。二于之後，燕罷而出，不必奏陔。夏。

六月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包鼈膾鯉。箋云：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則歡喜矣。又多受賞賜也。御，侍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今飲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之也。

頍弁有頍者弁，實維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箋

云實猶是也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為乎
言其宜以宴而弗為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
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旨嘉皆美也女酒已美矣
女穀已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燕也言其知其
禮而弗為也

賓之初筵賓之初筵溫溫其恭箋云此復言初筵
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王與族人燕以異姓
為賓

三爵不識矧敢多又箋云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

行葦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箋
爾謂進之也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
揖而進之年稚者為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

正義云燕禮曰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邇
卿西面北上邇大夫皆少進注云邇近也揖而
移之近
之是也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傳設
席重席也緝御踧踏之容也斝爵也夏曰醖殷曰
斝周曰爵箋云緝猶續也御侍也兄弟之老者既
為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謂敦史也進

酒于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酬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用殷爵者尊兄弟也。

有駝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箋云于於胥皆也。僖公之時君臣無事則相與明義明德而已。潔白之士羣集于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以鼓節之。咽咽然。至於無算爵。則又舞燕樂以盡其歡。君臣於是則皆喜樂也。

右燕禮

附殮禮

大東有饜簋殮有捩棘七。箋云殮者客始至之大禮也。凡殮饜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

軍旅

總叙通典周制大司馬制軍詰禁以糾邦國。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太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及致建太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司兵掌五兵五盾。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授二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之戈盾。車行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美在內。凡軍

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戎僕掌
馭戎車掌倅車之政也倅副也正其服犯軼如玉輅之
儀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氏掌執戈
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太僕
則自左馭而前驅及贊王鼓前有水則載青旌前
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
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行前朱鳥而後元
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
度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

令糧

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表稟

凡軍事懸壺以序聚櫟及戰

司馬巡陣視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
鉞以先愷樂獻于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王
弔勞士庶子則相

大明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傳
旅衆也如林言衆而不爲用也矢陳興起也言天
下之望周也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
明傳師太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鷹揚如鷹之飛揚

也涼佐也肆疾也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
文王有聲序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
功也箋繼伐者文王伐崇而武王伐紂
武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箋云遏止耆老
也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舉兵伐殷而勝之以止
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
汲汲于誅紂須暇五年

闕宮致天之屈于牧之野箋屈極也文王武王繼
太王之事至受命致太平天所罰極于商郊牧野

右革命

兔爰序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
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正義云桓五年左傳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
傳又曰秋王以諸侯伐鄭戰于繻葛王卒大敗

東山序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
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箋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
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
之三年而後歸耳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箋云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

而來謂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
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

破斧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四國管蔡商奄也皇
匡也

六月序宣王北伐也

正義云毛意上四章說王自親行下二章說王
還之後遣吉甫行也故三章再言薄伐上謂王
伐之下謂吉甫伐之也鄭
以為獨遣吉甫王不自行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傳棲棲
簡閱貌箋云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
成于三十里傳物毛物也則法也言先教戰然後
用師師行三十里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傳焦穫
周地接于玁狁者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箋可以先前啟突敵陳之前
行

采芑序宣王南征也

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傳伐擊也鉦以靜

之鼓以動之。鞠告也。箋云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此言將戰之日。陳列其師旅。誓告之也。陳師告旅。亦互言之。

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箋云伐鼓淵淵。謂戰時進士衆也。至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振猶止也。旅衆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

祈父。祈父子王之瓜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傳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失職。姜戎爲敗。箋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瓜牙。瓜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于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于千畝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卿。法不取于瓜牙之士。

正義云。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

瞻彼洛矣。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傳天子六軍。箋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

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
代卿士將六軍而出

采菽序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
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正義云周本紀云褒姒不好笑幽王爲烽燧大
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
乃大笑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繒
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
遂殺幽王驪山下盡取周賂而去是義事不信見伐無救之事

漸漸之石序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
乃命將帥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

武人東征不皇朝矣箋云武人謂將帥也皇正也
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荆
舒使之朝于王

茗之華序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
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
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序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
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抑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箋此

時中國微弱，故復戒將率之臣，以治軍實。女當用此脩兵事之起，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

桑柔四牡騤騤，旃旒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箋云：軍旅久出征伐，而亂日生，不平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

江漢序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常武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傳：王命南仲於太祖，皇甫爲太

師。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太祖者。今太師皇父是也。使之整齊六軍之衆，治其兵甲之事。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大師，公兼官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傳：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浦，涯也。箋云：尹氏，天子世大夫也。率，循也。王使大夫尹氏策命程伯休父于軍將，行治兵。

之時使其士衆左右陳列而勅戒之使循彼淮浦
之旁省視徐國之土地叛逆者軍禮司馬掌其誓
戒。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虢虎鋪敦淮
濱仍執醜虜。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
流箋云嘽嘽閒暇有餘力之貌其行疾自發舉如
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江漢以喻盛大也山本
以喻不可驚動也川流以喻不可禦也。

長發韋顧既伐昆吾夏桀箋云韋豕韋彭姓也顧
昆吾皆已姓也三國黨于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
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

殷武撻彼殷武奮伐荆楚采入其阻哀荆之旅傳
撻疾意也殷武殷王武丁也荆楚荊州之楚國也
采深哀聚也箋云有鐘鼓曰伐采冒也殷道衰而
楚人叛高宗撻然奮揚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險
阻謂踰方城之隘克其軍率而俘虜其士衆。

右王師征伐

旄丘序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狐裘蒙戎，匪車不東。箋云：刺衛諸臣形貌蒙戎，然但為昏亂之行，女匪有戎車乎？何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

褰裳序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箋云：子者，斥大國之正卿子。若愛而思我，我國有突篡國之事，而可征而正之。

我則揭衣渡溱，水往告難也。

棫樸周王于邁，六師及之。箋云：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周禮五師為軍，軍萬二千五百人。

正義云：鄭之此言，未是定說。鄭志：趙商問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此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答曰：師者眾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乃言軍耳。此正答常武而不申此箋之意，是其自持疑也。

皇矣密人不共，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傳國

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旅師按止也。旅地名也。對遂也。箋云阮也。祖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赫怒意。斯盡也。五百人為旅。對答也。文王赫然與其羣臣盡怒。曰。整其軍旅而出。以却止祖國之兵眾。以厚周當王之福。以答天下鄉周之望。

正義云。毛以祖為往。故云侵阮遂往侵共。以阮共為周地。為密須所侵。鄭以上言四國。于此宜為國名。下云祖旅。則是祖國師眾。故以阮祖共三者皆為國名。與密須而四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

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傳京大阜也。矢陳也。箋云京周地名。陟登也。矢猶當也。大陵曰阿。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眾。以往侵阮國之疆。登其山脊而望阮之兵。兵無敢當其陵及阿者。又無敢飲食于其泉及池水者。小出兵而令驚怖如此。此以德攻不以眾也。陵泉重言者。美之也。每言我者。据後得而有之而言。

正義云。毛以為密人不義來侵。周人怒伐之意。鄭以為文王往侵阮國。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

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傳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徐也。攸所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於內曰類。於野曰禡。致致其社稷羣神。附附其先祖爲之立後。尊其尊而親其親。維清維清緝熙。文王之典。箋云緝熙光明也。天下之所以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乃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文王受命七年五伐也。

正義云文王七年五伐。卽尚書傳所云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是也。

右方伯征伐

伯兮序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箋云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爲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

伯兮。揭兮。邠之桀兮。傳伯州伯也。揭武貌。桀特立也。箋云伯君子字也。桀英桀言賢也。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無衣。序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樂焉。

王子與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傳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仇匹也

右諸侯從王征伐

擊鼓序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支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箋云此用兵謂治兵時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傳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箋云于於也求不還者及亡其馬者當於山林之下軍行必依山林求其故處近

得之

雄雉序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清人序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正義云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傳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爲容好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軍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之爲將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爲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

鴉羽序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葛生序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小戎序美襄公也脩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泮水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箋云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淑善也囚所虜獲者僖公旣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獻馘又使善聽獄之吏如臯陶者獻囚言伐有功所任得其人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旣克淮夷孔淑不逆箋云角弓觶然言持弦急也束矢搜

然言勁疾也博當作傳甚傳致者言安利也徒行者御車者皆敬其事又無厭倦也僖公以此兵衆伐淮夷而勝之其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爲逆者謂堙井刊木之類

闕宮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箋云懲艾也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荆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之

右諸侯相征伐

陟岵序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

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箋云役乎大國者爲大國所徵發

上慎旃哉箋云上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

采菽序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箋幽王徵會諸侯爲合義兵征伐有罪旣往而無之是于義事不信也

右徵師

揚之水序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

周人怨思焉。箋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強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日歸日歸歲亦莫止。箋云西伯將遣戍役，先與之期，以采薇之時，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重言采薇者，丁寧行期也。莫晚也。日女何時歸乎，亦歲晚之時，乃得歸也。又丁寧歸期。

定其心也

正義云首章二月下旬遣，三章三月上旬遣，三章三月中旬遣。又云月令云仲春之月無作大事，孟秋乃命將帥，不待孟秋而仲春遣兵者，以患難既逼，不暇待秋故也。又云師出不踰時，而文王過之者，聖人觀敵強弱，臨事制宜，撫巡以道，雖久不困，高宗之伐鬼方，周公之征四國，皆三年乃歸，文王之於此行，歲暮始反，人無怨言，故載以為法。

豈敢定居，一月三捷。傳捷勝也。箋往則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謂侵也，伐也，戰也。

出車序勞還率也。箋云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

日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箋云上我我殷王也下我將率自謂也西伯以天子之命出我戎車于所牧之地將使我出征伐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箋云王使南仲為將率往築城于朔方為軍壘以禦北狄之難

執訊獲醜薄言還歸箋執其可言問所獲之眾以歸者當獻之也

杕杜序勞還役也箋役戍役也

右屯戍

桓序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右講武

公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傳三單相襲也箋云邠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為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正義云毛意以為其在道也分老弱婦女為三等之陳而兼營之鄭以為至幽治軍之法

右治軍

附軍器

伯兮伯也執殳傳殳長丈二而無刃箋云兵車六等軫也戈也人也殳也車戟也酋矛也皆以四尺為差

正義云考工記云殳長尋有四尺尋八尺又加四尺是丈二也治氏為戈戟之刃不言殳刃是無刃也考工記注云戈殳戟矛皆插車轄此云執之者在車當插用則執之此据用以言也清人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傳重英矛有英飾也箋云二矛酋矛夷矛也各有畫飾

正義云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夷長短名也酋短夷長也

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傳重喬累荷也箋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

小戎龍盾之合傳龍盾畫龍其盾也

倭駟孔羣凸矛塗錞蒙伐有苑傳凸三隅矛也錞

鐔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箋云蒙龐也討

雜也畫雜羽之文于伐故曰龐伐

無衣修我戈矛傳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

正義云戈長六尺六寸考工記
廬人文矛長二丈謂首矛也

修我矛戟箋云戟車戟常也

正義云車戟常考工
記廬人文常長丈六

皇矣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傳鉤鉤梯也

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墉城也

正義云鉤援一物正謂梯也所以梯倚城相鉤引
而上援即引也故云鉤鉤梯所以鉤引上城者
墨子稱公輸般作雲梯以攻宋蓋此之謂也臨
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旁衝突之稱故知二
車不同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
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

公劉干戈戚揚傳戚斧也揚鉞也箋云干盾也戈

句于戟也

正義云廣雅云鉞戚斧也則戚揚皆斧鉞之別
名傳以戚為斧以揚為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
韜云大阿斧重八斤一
名天鉞是鉞大于斧也

闕宮朱英綠滕二矛重弓傳朱英矛飾也滕繩也

重弓重于鬯中也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兵車

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

貝冑朱綬傳貝冑貝飾也朱綬以朱綬綴之

長發武王載旆有虔秉鉞

毛詩禮徵卷第四終

受業姪家起校



